

# 不能忘却的《红字》: 霍桑的清教主义紧箍咒\*

简功友

(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摘要:** 清教主义不是霍桑所笃信的宗教信仰, 却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清教主义是霍桑认识人类和社会的理论武器。而《红字》正是他捧奉给世人的一部清教主义特色的警世恒言。在这部小说中, 霍桑用清教主义的眼光看待美国的经济腾飞和刚拉开帷幕的美国梦, 他警告世人, 社会的发展并不能代表人性的新生。

**关键词:** 清教主义; 红字; 罪恶; 责任; 救赎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8) 04- 0094- 05

**作者简介:** 简功友(1976-), 男, 湖南辰溪人, 文学硕士, 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一

作为一种文化遗产, 清教主义思想对于美国思想及文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我们完全可以说, 如果对清教思想没有一定的理解, 那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美国及其文学。而对《红字》来说, 谈清教主义更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解读视角。虽然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红字》的清教主义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探索, 并基本认同霍桑对清教主义思想既相信又批判、既认同又怀疑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现出极强的矛盾性, 且不能对造成这种矛盾性的原因给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笔者认为, 《红字》清教主义解读仍大有挖掘的余地。本文尊重霍桑不是清教徒的事实, 试图重新探讨清教主义与霍桑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读《红字》中的清教主义思想。

## 二

纳撒尼尔·霍桑出生地新英格兰的萨莱姆镇是

清教主义思想曾一度盛行的地方。“清教”(Puritanism)一词由“清教徒”(Puritan)一词衍生而来, 是人们对被称为清教徒的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概括。“清教徒”则源于拉丁文意为“清洁、纯净”的 Purus。清教其实是基督新教中的一宗。按照柴惠庭先生的界定, “清教徒就是 16、17 世纪英国要求对安立甘宗国教作进一步改革的新教徒, 清教即清教徒信仰和实践的总和。”<sup>[1](110)</sup> 后因遭受迫害, 大批的清教徒移居美国的新英格兰, 也就是《红字》故事的发源地。

清教徒信奉的主要是加尔文教的思想。加尔文和 16 世纪其他宗教改革家一样, 信奉《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 严格地以《圣经》的教导构建自己的神学体系。加尔文神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其恩典理论, 即“预定论”(Predestination)。预定论是关于恩宠的一种阐释, 它涉及上帝与信徒、来世与现世等内容, 这些都是宗教的中心问题。加尔文在《基

\* 收稿日期: 2008- 05- 12

《基督教原理》中写道：“我们所谓的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上每个人所要成就的。人们被创造的命运并非相同。一些人被前定获得永恒的生命，另一些人则是永恒的惩罚。因此，每个人都是为了非此即彼的两个目的而创造的。我们说，他或是被预定了生，或是被预定了死。”<sup>[1](P10)</sup> 这是他对“预定”作的定义性阐释。他的预定论包含有人的原罪、耶稣救赎、无条件拣选和圣徒的坚忍显示等具体内容。人有原罪，所以需要救赎，但并非全人类都能获救。

加尔文又提出，“尽管每个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上帝以其绝对的意志早已作了决定，个人的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包括教皇）均无济于事。但人们可以从上帝的‘召唤’（Calling）中感觉到一些信息。即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在现实世界诸方面的表现，加以揣摩分析，自己是否为上帝的选民。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成为上帝的选民具有坚强的信心；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刻苦努力，诸事顺遂，获得成功；并不搞歪门邪道，参加教会，道德高尚，这三方面便是他荣获‘召唤’，成为上帝选民的外在标志。”<sup>[2](P2)</sup> 由此可见，清教主义还有一种因罪而生的责任意识：人正因为有罪且被上帝预定命运，所以要履行好自己的责任以求救赎。这种思想无疑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清教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曾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清教徒所推崇和倡导的德行<sup>①</sup>对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功不可没。

然而，清教主义思想又将上帝赋予了绝对的权威，人性永远服从并服务于神性。清教徒在罪恶的阴影中痛苦的挣扎，却永远也看不到希望的亮光。正如爱默生所言：“我们的祖先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候，因为对罪恶的恐惧和审判日的恐慌而备受折磨，他们走进坟墓之时也仍是这样”<sup>[3](P9)</sup>。霍桑显然摆脱了这种恐惧和恐慌，他并未成为清教徒。清教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冷酷、偏激和残忍又在很大程度对人性造成了摧残，霍桑对此并不以为然，但这种深切的罪恶感激起他对人性反思的强烈兴趣。

### 三

霍桑家族的清教主义历史渊源更让霍桑不断的追溯人类的本性。霍桑的先辈中，有两代是殖民地政教合一权力机构中的要人。霍桑的一位相隔七代的祖先威廉·哈桑<sup>②</sup>曾于殖民地时期做过总

督的助手并且参与过对清教徒迫害的活动。后来威廉的儿子约翰·哈桑又任当地治安裁判官，参与美国历史上发生在17世纪末的有名的“驱巫案”。当时在西方国家中流传着女巫是魔鬼撒旦的同伙的说法，女巫从撒旦那里得到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专门在人间传播疾病、杀害婴儿的勾当。所以，16和17世纪的英美等国就出现了大规模搜捕女巫的活动。霍桑的故乡萨勒姆是加尔文教势力很强的地方，1692年，为了清除异端，加尔文教派搜捕了上百名所谓的异端分子，有的按“女巫”罪被活活烧死，其中许多是无辜的居民。霍桑的祖先就参与过这一事件，出任审理这一案件的主要法官，其残酷和狂热的程度是出名的，当然他们对被迫害者负有一份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在殖民地历史上均有记载。

霍桑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领着霍桑及其妹妹寡居在萨莱姆镇她兄弟家中，过着刻板、冰冷的清教徒生活。在阴郁、压抑的贫困家庭里长大，又加上祖辈对异教徒迫害的历史使他感到深深的苦恼和自责，霍桑从小养成了孤高自诩、敏感多疑的个性特征。他从小就喜欢读书，思考，记日记，喜欢用审视的眼光来观察周围世界，思考多于行动，思想上受祖上集体无意识即清教徒宗教意识影响颇深。霍桑小时候听说过许多有关清教徒迫害的传闻和故事，在他幼小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恐怖的画面。再加上他广博的阅读，尤其是对新英格兰历史知识的了解，霍桑对其先祖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也从不回避。他在《红字》序言自传体散文《海关》中曾写道：“我的第一位先祖是携带着《圣经》和佩剑早早地来到”新英格兰的；“他是一名军人、一位议员、一位法官；他又是教会中的一个首领；他具备清教徒的一切品性，无论正邪。他还是个残忍的迫害狂，教友派教徒将他记入他们的历史，叙述了亲眼目睹的他严惩他们教派一位妇女的事件；人们担心，其恶劣的影响会比他善举的记录持续时间要

① 具体指虔敬，谦卑，严肃，诚实，勤勉，节俭等。

② 有些书上曾将霍桑的祖父的姓也翻译成霍桑，但因为霍桑(Hawthorne)这个姓是霍桑自己后来在祖父姓氏(Hathome)中加了一个W以区别于祖先而得来的，故本文认为霍桑的祖父姓氏最好翻译成“哈桑”。

长,尽管他做过许多好事”。<sup>①</sup>连自己的祖先都是“恶”比“善”多,霍桑又如何不对人性深刻反思呢?

其先祖的历史带给霍桑的不是耀眼的荣光,而是一种恐怖的阴影。在这种阴影的笼罩下,他的思想与作品内容总是执着于自己祖先的罪孽,这种种族无意识的原罪观念,代代相传,以致他始终忘不了自己的家族史是与殖民地时期种种功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浓重的清教气氛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自幼性格忧郁,而先祖在迫害异端中的那种狂热则使他产生了负罪感,乃至改变了姓氏的拼写,以示有别于祖先。这种种族无意识的思想从小就影响了霍桑的精神世界,以至于总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重重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反思人性,反思清教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他培养了对罪恶的敏感,也参透了清教主义的玄机。他完全摆脱了清教主义作为宗教信仰的禁锢,而是用清教主义的视角看待人类和社会,目光犀利,思想深邃。

#### 四

清教主义灌输给霍桑的是强烈的罪恶感,先祖们留给霍桑的是血淋淋犯罪事实。因此,罪恶的问题,也就是人性道德的问题永远都是霍桑所关注的焦点。他想彻底认清罪恶以求从罪恶中解放出来。“他的小说几乎都属于带有道德教诲的寓意小说”。<sup>[4](P64)</sup>而且霍桑津津乐道的总是社会和人性阴暗面。D. H. Lawrence 曾说“霍桑是个可爱的蓝眼睛小伙,他对人类灵魂深处的罪过一清二楚,并用巧妙的伪装加以揭露出来。”<sup>[5](P81)</sup>他对阴暗面的热情实际上是对社会关心的一个维度。Randall Stewart 就曾指出:“很明显,霍桑对世界和社会的进步并不是漠然不管。但他怀疑许多改革所带来的好处的持久性,因而在《地球大燔祭》中他抛出了清教徒的观点:个人灵魂的净化是将世界变得更好的必然条件。”<sup>[6](P72)</sup>《红字》更是为了通过对罪恶的揭示来惊醒当时丢掉了红字的美国人的痴梦。

尽管在许多人的眼里,人们从欧洲远涉重洋,移居北美,颇有《圣经》中重返迦南美地的气派。而经过独立战争,美国摆脱了英属殖民地的束缚。再加上当时工业化开始抬头,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出现初步的繁荣局面。于是美国梦开始在人们的心里扎根开花。人们变得越来越自信,渐渐地忘却了宗教教诲给他们带上的紧箍咒。超验主义者甚至认

为人人是完美,人是具有神性的,但带着怀疑论和旁观者的眼镜的霍桑,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白人类并没有象超验主义和美国梦想家们鼓吹的那么完美。清教主义思想在他的脑海根深蒂固,也让他更清楚地看清了人类的罪恶。当时世人所鼓吹的完美,在霍桑看来只是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伤疤,而并不是人获得了完美的神性。“因为在商业气氛越来越重的萨勒姆镇上,红字就像政府大楼中的垃圾一样被人们遗弃了。霍桑同时代的人们都从暗无天日的原罪感中跳了出来,而正是这种原罪感曾经让新英格兰文化具有了先进性和重要性。搜出红字并把它置于麻木的世人面前,虽然仅仅是一个作家,他也可以让日趋灰暗的文化恢复一丝红色。”<sup>[3](P18)</sup>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文化观念中,红色恰好是警告、危险的信号。在经济开始腾飞,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霍桑却冷静的发出警告,不能忘记原罪,不能抛弃红字。

这样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而恰好是清教主义传统留给霍桑根深蒂固的罪恶意识。他深知清教主义的原罪观,也相信人的彻底堕落。他生性孤僻,冷眼旁观,虽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宗教热情,但他却热衷于宗教的观察方法和思维模式。尽管他不是清教徒,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清教主义关于人性堕落的观点。相反,他所怀疑的正是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Alfred Kazin 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就个人而言,霍桑对宗教漠不关心,他所保持的是对社会和天性的一种古老的清教徒式的不信任。在他的心目中,人类的天性,而不是康科德森林的天性,是相当糟糕的。”<sup>[7](P87)</sup>所以在《红字》中,人人都有罪。男女主人公不光触犯了基督教中的第七条戒律,犯了通奸罪,同时还犯了其他各种不同之罪。海丝特虽然出于保护自己心上人的好意,但还是犯了欺骗罪;丁梅斯代尔牧师既因为自己神职的热爱,想更好地为教民服务,又因为对社会地位和名誉的追逐,所以开始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罪恶,继续留在圣职上,既冒犯上帝,又欺骗教民,并逃避了责任,犯了懦弱、虚伪和欺骗等罪。齐林沃斯开始就犯了欺骗罪,他骗取了海丝特的爱情,冒犯了爱

<sup>①</sup> 本文所引用《红字》序言及正文中的所有引言,特别加注的除外,都出自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胡允桓译本,以下部分不再加注,而是在文中只用夹注形式标清页码。

情的尊严。在海丝特看来,“罗杰·齐灵渥斯对她的触犯,就是在她不谙世事时便使她误以为追随在他身边便是幸福,而这比起他后来受到的伤害要大的多。”齐灵渥斯的罪还表现在他发现海丝特的不忠之后疯狂的复仇,最后变成了“一个恶魔”。

珠儿的本性更能说明人性之恶。由于她是“罪恶的情欲泛滥中开放”的花朵,“是一个邪恶的小妖精”,所以在她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出人性之恶。她不同其他小孩子玩耍,但“如果孩子们有时围起她来,她就发起小脾气,变得非常凶狠,她会抄起石子向他们扔去,同时发出连续的尖声怪叫,跟巫婆用没人能懂的咒语喊叫极其相似,吓得她母亲浑身直抖。”而当她觉察出周围小孩子们对她及母亲的蔑视或“不干不净的诅咒”时,她“便以一个孩子心中所能激起的最刻毒的仇恨反唇相讥”。“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自己心灵和头脑中幻化出来的所有的人都怀着敌对的情绪。她从来没有创造一个朋友,却总像是在大面积地播种龙牙,从而收获到一支敌军,她便与之厮杀。”而值得注意的是,珠儿一直随其母亲离群索居,未曾受到社会的浸染,由此足见人性之恶乃天生所具。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难以摆脱人性恶的劫数。我们可以从海丝特站在刑台上示众的时候那些围观百姓说出的话中体察到他们的恶毒和狭隘。“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暴露的并不是清教严酷,而是人性的恶毒。正是这样,海丝特才“战战兢兢又不得不去相信,那字母让她感应到别人内心中隐藏着的罪孽”。邪恶的天使一心想说服她,“表面的贞洁不过是骗人的伪装,如果把一处处真情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话,除去海丝特·白兰之外,好多人胸前都会有红字闪烁的。”

《红字》不但用清教主义的原罪观,肯定人类罪恶的天赋性和普遍性,而且还进一步强调了清教主义的责任意识。在霍桑看来,罪恶和责任是一个对立统一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犯罪的同时,就是责任的开始;而对责任的担负又恰好是救赎的开始。上帝会给每个犯罪的人派遣使者来督促他对自己的罪恶负责。在《红字》中,珠儿是海丝特“痛苦的使者”。她是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牧师的合理但不合法的爱情的结晶,同时又是罪恶的见证,是隐藏不了的活的红字。正是因为有了珠儿,海丝特的好情才得以暴露。珠儿不断追问海丝特关于红字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追问海丝特的责任。因为红字A的意义就是这个活的红字的名分,对于海

丝特(当然还包括丁梅斯代尔牧师)就是责任。珠儿与海丝特相依为命,就象征着责任对人来说如影随形。而齐灵渥斯这个“阴森可怖的老人”,虽然是“一个恶魔”,“比受到玷污的教士还要坏”,“他阴险地凌辱一颗神圣不可侵犯的心灵”。但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齐灵渥斯却是上帝给派遣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救赎使者,“使那痛楚一直火烧火燎”,最后使他勇敢地公开自己的罪孽,坦露自己的红字,“死在胜利的耻辱之中”,从而获得彻底的救赎。可以说,如果没有齐灵渥斯的到来,丁梅斯代尔或许会一直逃避下去,永远也不会有救赎的希望。所以,齐灵渥斯既是丁梅斯代尔的恶魔,又是他的天使。

尽管霍桑强调了人类的罪恶与责任,但他却抛却了罪恶在祖辈们身上留下的沉重负担,他是以一种肯定和轻松的心态来正视罪恶和责任的。Robert E. Spiller 也曾指出:“对于清教徒殖民者来说,罪恶是可怕的事实,而对霍桑来说,罪恶则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困扰而已,这样,他们也就成了接受霍桑怀疑论推测的极好工具。”<sup>[4](P66)</sup> 霍桑并不是像清教徒那样在罪恶面前战战兢兢,而相反表现的是一种正视罪恶、接受惩罚的勇气。霍桑重提罪恶只是对世人的盲目自信的一种怀疑,而并非是为了谴责人类,或者贬低人类。“霍桑并不恨人类,他怜悯人类。霍桑背负着人类的罪恶遗产,但他并不憎恶这一遗产。”<sup>[4](P66)</sup> 他回到清教主义罪恶这一遗产中,却又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视它:罪恶并不可怕,相反,在霍桑的眼里,罪恶恰恰是通向救赎的必经之路。要想获得彻底的救赎,就必须正视罪恶,公开自己的红字。小说以红字为题,正是献给世人的一份厚重的礼物,诚挚地告诫人们红字是不能忘却的,大胆地肯定了红字的价值。“那红字赋予其佩戴者一种神圣性,使她(海斯特)得以安度一切危难。假如她落入盗贼之手,那红字也会保护她平安无事。据传,而且有不少人信以为真,有一个印第安人曾瞄准那红字射箭,那飞箭虽然射中目标,却落到了地上,对她毫无伤害。”红字正如画在该隐额头上的记号,既表明人类的罪恶,又能保护着人类免遭灭顶之灾。所以,《红字》告诫世人,祖先们曾经对罪恶的害怕是没有必要的,只有逃避和虚伪才是致命的。拒绝认罪,拒绝红字,就是拒绝救赎。他借牧师悲惨的经历,向世人传达了最真的教训:“要真诚!要真诚!要真诚!即使不把你的最坏之处无所顾忌的显示给世人,至少也要流露某些迹象,让别人借以推断出你的最坏之处!”

## 五、结语

其实,尽管霍桑不是清教徒,但他却从清教主义思想中获得了认识人类和社会的理论武器;尽管其先祖的劣迹早已成为缥缈的历史,但那种由此而产生的负罪感却总是萦绕在其心头。面对资本主义经济腾飞的势头以及工业化给世人带来的冲击,霍桑总是保持着“旁观者”立场和怀疑的精神,因此他总是不能融入时代的潮流,更不相信人性已经获得再生的说法。他仍然割舍不了新英格兰过去的那段历史,也摆脱不了清教主义教条给他留下的启示。他看到的仍然是人性的罪恶和社会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怀疑美国梦的精神,批判超验主义将人性抬高到神性的盲目乐观,以清教主义的价值判断体系对世人提出了警告并对这些弊端开出了良方。正如 Randall Stewart 在《霍桑传》所说:“霍桑所反对的作为过分自省的矫正方法是什么呢?他对病态社会所提供的疗法是什么呢?又怎样治疗病态的灵魂呢?答案主要是认识人类的堕落性,恢复人类的慈爱性,分享人类的同根性。霍桑的‘道德观’包括基督的慈善教条、心理上的参与教条、社会的民主教条。”<sup>[6](1259)</sup>而 John P. McWilliams JR 也在《霍桑,麦尔维尔和美国性格》中写到:“除非世人能够承认邪恶确实存在、罪孽可能发

生,否则他们的文化和艺术将注定不会有什么意义。”<sup>[3](P18)</sup>而霍桑道德观中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对人类邪恶和罪孽的揭示,他用清教主义人性恶的思想让美国人重新戴上红字,给 19 世纪中叶的美国注入了一股清凉剂,对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正好印证了这句话:“每当西方社会发生道德危机时,清教便向人们提供恢复道德的责任感、勇气和信心。”<sup>[1](P242)</sup>

### 参考文献:

- [1] 柴惠庭. 英国清教[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2] 于可. 当代基督新教[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3.
- [3] 转引自 John P. McWilliams JR. Hawthorne, Melvill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 Robert E. Spiller. 美国文学的周期[M]. 王长荣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 [5] D. H. Lawrence, Studi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6] Randall Stewart. Nathaniel Hawthorne A Biogra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7] Alfred Kazin, An American Proc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7.

(责任编辑:粟世来)

## The Unforgettable Scarlet Letter: Hawthorne's Puritan Warning

JIAN Gong yo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shou University, Zhangjiqie, Hunan 42700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Puritanism is not Hawthorne's religious belief, it bears a longstanding and deep influence on his literature because Puritanism is Hawthorne's theoretical weapon to understand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The Scarlet Letter is just a warning book which Hawthorne contributes to his contemporaries. In this novel, Hawthorne views the irchoat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early-stage booming of economy in America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Puritanism, and comes up with a warning that the rebirth of human being does not follow the social development. Hawthorne believes that human beings are naturally evil and all people have a scarlet letter at their bosom, but his contemporaries have forgotten their scarlet letter and are facing a danger of another fall, so he points out that the only possibility of salvation lies in the brave deeds to re-put on the scarlet letter, to acknowledge the sin, to face the evil and to take up the obligations.

**Key words:** Puritanism; the scarlet letter; sin; obligation; salvation